

纸鸢承古意，守艺人匠心绽放新“筝”程

■ 徐州风筝

手工风筝作为传统民间工艺，历史十分悠久。

徐州风筝是手工风筝在徐州地区的发展成果，选料精细、工艺精湛。其种类丰富，有软翅类、硬翅类、板子类等，代表样式为硬翅类的鸪子。从简单的燕子风筝到复杂的龙头风筝，每只风筝都藏着匠人的巧思，是凝结传统技艺与美学的鲜活载体。

■ 受访者介绍

钟义臣，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徐州风筝”代表性传承人。他自小浸润在长辈制作纸鸢的氛围中，竹篾的弧度、糊纸的力道、绘色的章法，皆由家传技艺悉心滋养。

从童年的自娱之作到如今的精品佳作，擅长燕子、蜻蜓、龙头、凤凰等多种风筝的制作。凭借精湛手艺，其传统风筝在国际及全国各省市赛事中屡获金奖，诸多作品更被收藏家与风筝博物馆珍藏。



钟义臣在制作巨大的蝉形风筝。

扎骨画面纸鸢成

老艺新筝向云端

文/图 本报记者 周翔宇

竹篾为骨，藏着匠人指尖的温度，每一道弯曲都循着古法韵律；彩纸为衣，晕染着自然山水的诗意，从敦煌飞天的灵动飘带，到燕子的圆润羽毛，一笔一画都是传统美学的凝练。

“儿童放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情愫深深扎根于人们生活。如今仍是流动的文化名片，在孩童的笑声里、在老手艺人的专注中，续写着人们与风和天空的约定。

手作风筝伴童年

风筝从来不是小众的玩物，它是跨越年龄、性别的休闲活动，孩童追着线奔跑，老者握着轴浅笑，这抹灵动身影早已嵌入人们的生活肌理。而关于风筝的传说，恰似风中絮语，天南海北皆有，在岁月里流转不息。

在徐州，张良放风筝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，成为地域记忆里最鲜活的一笔。钟义臣告诉记者，相传两千多年前，楚汉相争到了决战关头，张良为瓦解楚军斗志，乘着巨大风筝随风而起，飞至楚营附近。他持箫吹奏楚地乐曲，熟悉的乡音萦绕军营，使得楚军军心瞬间涣散，汉军借此一举获胜。

“这只是段趣谈。”钟义臣笑着摆手说，“先不说古时风筝能否载人飞天，单是地点就不太确定，有说在垓下，也有说在咱徐州子房山。”他话锋一转，“但这说明，风筝很早就出现在人们生活中了。”

放风筝是刻在多数人童年里的爱好，钟义臣的儿时也不例外。空闲里追着风跑、看纸鸢上云霄的快乐，他从不缺。只不过和寻常孩子不同，他手中牵动的每一只风筝，从来不是市集上买来的成品。

钟义臣的爷爷是邻里皆知的风筝高手，扎出的风筝总能引得众人称赞。他儿时的第一只风筝，便出自爷爷之手。“风筝不只是玩物，更藏着说不尽的美感，线条的流转、轮廓的灵动、颜色的搭配，都让人着迷。”

他渐渐对做风筝生出兴趣，便跟着爷爷学手艺。或许是天赋使然，10岁时的他已能独立完成风筝扎制。“不过刚开始做的都是最简单的样式，燕子、蜻蜓之类，这些用竹材很少，结构简单，图案也朴素得很。”钟义臣回忆道。

“小时候，家中院里有燕子筑巢，叽叽喳喳的特别热闹。”钟义臣笑着感慨，“我做的第一只风筝，选了燕子造型。”



“做风筝，结构是骨架，筝面是衣服，骨架不稳固，再好看的衣服也没用。”钟义臣指尖摩挲着一根竹篾，语气笃定，“筝面画得糙点，顶多是不好看，可骨架歪了、配重差了，风筝上天就东倒西歪，根本飞不好。”这是他从爷爷那儿学来的第一课，也是几十年做风筝生涯的铁律。

在钟义臣看来，传统风筝的制作绕不开“扎、糊、绘、放”四字诀，每一步都藏着门道。

“扎骨架是最先要过的第一关，得选结实的毛竹，这种竹子纤维细密，韧性十足。”他边说边比划，“先把竹子劈成竹篾，然后放在火上烤，使它弯出弧度。”

“常做的是燕子风筝，属于硬翅风筝，骨架很结实。”钟义臣告诉记者，硬翅风筝的翅膀由两根竹篾固定，上下均有支撑，结构封闭，稳定性强。

扎竹篾得用棉线扎，结点藏在竹篾内侧，既牢固又不硌手，“绑线要像系鞋带似的松紧适度，太紧竹篾会绷裂，太松骨架会散开。”

骨架扎好就到了“糊”的环节。“我小时候用作业本的纸糊风筝，也能飞。”钟义臣笑着说，“现在都用棉纸，纤维细密结实，抗风性也强。”

糊纸前要把纸裁成比骨架大一圈的形状，刷上稀释的米浆，糊的时候要由中心向四周抚平，每一处都要贴实。

“绘”是给风筝添灵气的步骤。钟义臣说，不管画什么图案，颜料都不能涂太厚，不然增加了重量，风筝飞不高。绘色是“锦上添花”，骨架和糊工才是“雪中送炭”。

最后一步“放”，既是检验成果，也是调整的过程。“拿着风筝逆风走几步，一松手送上天。”钟义臣示范着拉线的动作，“看它在空中是否倾斜，往哪边偏就说明哪边重，不平衡，要重新调整骨架，直到它稳稳地飞在天上。”

扎、糊、绘、放，在钟义臣的讲述里，每道工序都是为了“能飞得好看”，这或许就是手工风筝的魅力，骨架藏着匠心，筝面绘着巧思，最终都要交给风来检验。



“传承风筝艺术，既要会老手艺，又要有新心思。”钟义臣摩挲着桌上巨大的蝉形风筝，这只硬板风筝耗费了他近一个月时间，是构思许久后缓慢制作的。

风筝整体像一幅画，上面嵌着20多个大小不一的哨口。“大哨口发低音，小哨口出高音，风一吹就成了‘蝉鸣’，比普通风筝多了声响乐趣。更精巧的是，筝面绘有许多蝙蝠，‘蝠’通‘福’，做风筝，得把吉祥寓意藏进去。”

这只会“唱歌”的蝉风筝，正是他在传承中创新的突破。“你看这个风筝颜色，是不是比较鲜艳？”他笑着问道，“是现在流行的国潮风格搭配的色彩，等回头飞到天上，会很好看。”

在这个巨大蝉形风筝之外，钟义臣也制作了一些小风筝，小燕子这种属于比较常见的，微型风筝则是十分新颖。茶几上摆着一个蝴蝶风筝，做成标本的形状，它还没有人的巴掌大，比用来对比的游戏币只大一些。“这种也可以放，只是放不高，能当摆件。”他介绍道。

近些年，钟义臣常带着竹篾、棉纸走进中小学，教孩子们扎简单的风筝。“先教劈竹篾，再讲糊纸技巧，最后让他们画自己喜欢的图案。”有个孩子在风筝上画了宇航员，说要让“太空风筝”飞上天，这让钟义臣格外触动，“非遗不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，得让孩子们觉得好玩、有用，才传得下去。”

在传承创新之余，各类风筝比赛，则成了钟义臣进一步宣传风筝文化的舞台。

“比赛讲究‘做放双优’，骨架扎得歪、图案糊得皱，第一眼就失分；放飞时飞不高、老打转，同样也扣分。”曾获得过不少风筝比赛奖项的钟义臣，打算带着即将完成的蝉形风筝参赛，“传统的手工风筝既能守住文化根，也能玩出符合潮流的新花样。”

从儿时朴素的燕子风筝，到如今会“鸣”的彩蝉；从庭院里的自娱之作，到校园中的教学课堂，再到风筝赛场的天空……秋风起，钟义臣手中的线轴转动，风筝扶摇而上。风筝线的一头系着老手艺人的记忆，一头连着非遗传承的未来，让匠心与梦想永远翱翔在云端。